

在工厂里收入高一些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送外卖其实是2019年才开始的是吧？

王计兵：对，做送外卖之前，一开始我一直做零杂工。后来在砖厂租了一个摊位，算有了固定的经营地点。当时店面比较小，一个店面2.6平方米，总不见得夫妻两个都守着这么一个2.6平方米的摊位吧。所以我们决定一个人守摊位，另一个人出去找活干，开店是后来慢慢慢慢扩展起来的。虽然2005年就拿了营业执照，但是到了2009年才有了一个30平方米的小店面房。

底层写作

《新民周刊》：2009年左右，你是怎么开始接触到诗歌的？

王计兵：2009年之后，家里有了电脑。之前我写的文章都没有保留，家里人比较反对我写作，一方面身体不好，另一方面精神上也出现了恍惚的状态，家人怕我走火入魔。有了电脑之后，利于我保存文章，但是我打字不行，就写得比较短。无意中有网友点拨了一下，说你这种写法，整理一下就是现代诗歌。他把我带进了诗歌论坛。当时诗歌论坛还是黄金期，相当红火，我就在论坛里开始学习写作现代诗歌。我的第一首诗歌《我的白发亲娘》，原本其实是一篇散文，后来改写成了诗歌，就是这样开始起步的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一边送外卖一边写诗，一有灵感就记录下来？

王计兵：2019年我开始送外卖之后，我又改变了方式，用手机语



王计兵

在外卖员的工作之余，写下了几千首诗记录人生。这些真挚质朴的诗句引起大众共鸣，王计兵也因此一举成名。第一本诗集《赶时间的人：一个外卖员的诗》为他赢得了紫金山文学奖“诗歌奖”。

音记录我的一些灵感。我一直保留着这样的习惯，今天出去了，看到了什么，就把这事情记录下来，再加入自己的评论和细节。写诗歌也是这样，我在路上发现了什么，就及时把它抓取下来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现代派诗歌很多晦涩难懂，而你写的则显得情真意切，这方面是怎么考虑的？有没有去模仿过那些现代派诗歌写作？

王计兵：有，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迷茫期，现代诗的争议性非常大。什么样的表达方式、什么样的语言才是纯正的现代诗歌？谁也说不清，大家各有各的见解。这也造成了现在诗歌界流派纷呈的状态，看上去百花齐放，但实际上这里有很大的水分。我个人认为很多现代派写作脱离了诗歌载体的范畴。我也曾经尝试过更高深的表达方式，

我也刻意学习过一些名家的表达方式，但总有一种水土不服的感觉，总感觉写出来的好假，总感觉这不应该是我自己的真实感触。我还保留了自己的表达习惯，也一直在致力于语言的锤炼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赶时间的人》是怎么被陈朝华分享到微博上去的？

王计兵：缘分的事特别地奇妙。《家庭》的原主编杨丽萍写了一本纪实文学作品叫《中国外卖》，她采访了我，并引用了我的几首诗歌作品，其中就包括这首《赶时间的人》。偶然的机，陈朝华老师从网上看到这首诗，他有些触动，转发到他的微博上，没想到两天就引爆了网络。这也是意想不到的事。明年1月，就要出我的第四本诗集，序言就是陈朝华老师写的。看到这篇序言，我才知道整个事情的全部过程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和余秀华、陈年喜等人被认为是“底层写作”的诗人，这种底层生活是不是使得你们的诗歌更具冲击力？

王计兵：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可能会更深一些。有一种说法“苦难出诗歌”，你不得不承认，苦难让人记忆深刻，你经历过一些苦难之后，你就特别想诉说，这种诉说也更真诚。这是素人写作最有利的条件。“底层写作”的标签对我们的加持作用非常的大，我们出现的社会意义要远大于文学意义。

有一些很知名的诗人，他们的水平很高，可是他们有一些作品，并没有引起读者的共鸣，甚至会引发一些负面的评价，这与他们的身份以及大众的心理是有关系的。■